

書

新筴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二

前集

語孟

論語一書蓋理學之淵源也而終始問答不及誠之

一字學者疑之龜山語錄問中庸論誠而論語不及誠

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其入之方中庸言其至孟子七篇蓋性學

之門戶也而辨舜與象皆謂之才君子惑焉伊川語

言性情才三者皆無不善亦不肯於所稟處說不善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

子只為才之罪者正答公都子問性善不暇一二辨之噫有是哉周子論太極

而及無極或者滋惑得先輩之說始明周子太極圖

太極近世諸儒疑其無極似道家橫渠西銘世謂其

言體而不及用非前哲力解其說吾恐異論紛紛未

蓋

已也

張橫渠西銘揚龜山疑其言體不及用伊語孟川貽書答之後龜山始有釋然無惑之語

二書聖賢之所議論之所問答實萬世所取法之書

簾視壁聽傳訛襲舛世無伊洛開覺後人則夫子之

道迂而孟子之志荒矣旨哉伊洛師友之言曰論語

之所以不言誠者蓋示人以入之之方要之言恭敬

忠信皆誠之旨耳孟子之所以謂之才者正答公都

子性善之問未暇深辨要之平昔性情才三者之論

皆無不善者嗚呼論聖賢之學當以語孟為宗師論

語孟之學當以伊洛為依據此古今之至言也嘗聞

伊洛之門其稱論語也曰學者先讀論語當如權衡

學者但求論語自然有得語錄其稱孟子也曰孟子

有功聖門以言仁義孟子有功於世以言性善或問

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道他是

聖人然學已到聖處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

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

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仁義二字其功

甚多又曰孟子有六自非平昔履此學明此理

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安能造聖賢之閩奧哉自今觀之讀言志數語則知

夫子聖人之氣象伊川雜錄由願車馬與朋友共顏

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聖賢氣象他處也難見交數語則知子張為成人之交子夏為小人之交

象亦可見子張是成人之交子夏是見否曰氣因鄉黨之篇則聖人注措宛然如見伊川語錄鄉黨一篇

降一等是自然堂而由降階當此時故氣不屏故逞顏色又云鄉黨一篇形容得聖人動容注措甚好使學

伊洛語孟

者宛然如因温厲之言則聖人容貌温然可想

論語是孔門高第撰其所立言直見聖人處如其

不得聖人處怎生知得子樂聞聞行行侃侃亦其

人傍觀見得如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皆是

觀聖人者又云惟曾子形容聖人氣象曰子温而厲

威而安不猛有以政事入者有以德行入者則知聖人

之教程氏遺書孔子教人各因其才有以政事如陳

文子之清如令尹子文之忠則辨非聖人之仁問語錄

是仁否曰不然聖人為之亦只是清忠則嗚呼伊洛

之門其有得於論語也深矣生之謂性亦所稟性也

而直謂之不知性伊川語錄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

其本豈可言相近豈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者論

所云固是為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告子虛發四矢非

忠於君也而直美其能於取友程氏遺書庚公之斯

矢甚無謂也國之安危在此舉發之存心養性蓋兩

可也舍之初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存心養性蓋兩

言也則曰心為發用性為自然事天如何別曰今人

莫不知有君也事其君者少存心養性便是事窮理

天處曰心性有別曰心是發用處性是自然窮理

學深

盡性至命蓋三事也則曰窮理既能性命亦了程先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

可將窮理作知之若窮得理即性至命亦可矣論

養氣則謂必如顏子所喜卓爾孟子言躍如也程先生

養氣一篇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寸勿忘

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

浩然之氣須是一箇物如顏子言所立論執中則

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分明得見方可

謂必如禹稷之當過門不入顏子之當居陋巷也

問時中如何程曰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

中若居陋巷非中也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

過其門不嗚呼伊洛之門其有得孟子也至矣至侍

漢書

燕間而承磬咳者亦充然而有得呂與叔得克已復禮之問有洞然八荒皆在吾聞之語呂與叔克已銘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

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吾聞之語呂與叔克已銘侯師聖得勿忘勿助長之

教豁然終身之省師說侯師聖云六年十五六時明人心也又如此哉是學也一傳而得關洛再傳而得

呂侯諸君子又再傳而得晦翁朱夫子觀其二書集註之作斷以章句參以師說決以已見發孔孟不傳

之蘊啓伊洛未言之旨芸閣秘藏照映典籍膠庠談論訂砭愚頑此伊洛之得晦翁亦孔孟之得伊洛也

歟蓋嘗論之誦聖賢之言易行聖賢之行難是必致謹於終日三省之時樂道於暮春詠歸之興加敬於

出孝入悌視聽言動之際出門倚衡何見非理書紳鼓瑟何往非天而後有悟於論語是必存養於赤子

不失之初窮究於夜氣尚存之旦克廣於四端火燃泉達之後窮理盡性表裏洞徹知言養氣內外昭融

而後有合於孟子是豈口耳誦說云乎哉雖然表章聖經在聖明講明聖經在師儒哲宗召程夫子講論

語故論語之教始尊哲宗元祐初召程伊川講筵講也高宗召伊洛門人講孟子故孟子之學始行

石罷孟子不講哲宗始講又至高宗建炎二此今日宸章奎翰褒崇朱氏蓋有取語孟集註之說愚也

高宗

今日

能誦此以為盤銘寧不負天子負所學乎

古史

裴駟之集解所以釋遷史之疑褚少孫之讀書所以補遷史之闕小司馬之索隱又所以救遷史之訛史並

記夫釋其疑補其闕固有賴裴褚之功而正救舛訛

若非司馬之索隱則是非有謬於聖人也不少嗚呼

孰知小司馬之後顏濱先生出於千百載之後作為

古史糾謬救失隱然小司馬之用心昔人有言杜征

南顏秘書乃丘明孟堅之忠臣特其所謂將順者而

小司馬蘇頴濱乃太史公正救之忠臣其功尤多噫

肯哉是言乎愚嘗細繹古史而知顏濱之有功於遷

史也深矣遷紀首黃帝而遺羲昊蓋未見孔安國尚

書而言也古史於是有三皇五帝之說則遷之舛者

始定遷紀之言高辛生而神靈黃帝迎日推策蓋輕

信秦漢間異說也古史於是削其虛誕之言則遷之

訛者始正琴牢陳亢此聖門之高弟遷則略之不有

古史孰能明其實乎蘇秦從約之書入秦而函關閉

此說客之浮語遷則書之不有古史孰能規其正乎

史記紀首黃帝不載伏羲少昊古史以伏羲氏神農

黃帝為三皇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又尚書

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六道也少昊

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又黃帝

紀生而神靈迎日推策等語子由古史削之史記

蘇秦 陳琴 琴 蘇秦

高 蘇秦

蘇 蘇秦

秦函關閉等語 荆軻刺客之靡爾遷史方有不欺其

辨豹爾

志之美使古史之論不明則軻果為信義者乎西門

擊孽辨

則西門豹果徒滑稽者乎史記謂獻子有陰德於趙

義責辨

則韓晉同祖謂非周武之後乎古史所謂必辨也遷

懜懜

史以莊子作盜跖篇詆孔子之徒故明其術不知莊

懜懜

子蓋助孔子古史所以必明也燕不欺其志等語古

懜懜

宰我常從田常懜以宰我之智而為僭逆之舉乎蘇

懜懜

公辨之宜矣遷之述子貢也曰子貢一出而變易五

懜懜

國懜以子貢之達而有變詐之謀乎蘇公訂之當矣

族孔子曰太史公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夷其

也叛逆也蓋田常之亂本與關止爭政關止亦曰子我

非陳越予觀左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

史公所紀皆非也蓋戰國說客設傳穰苴而不知考

據之垂次蘇則刪之而不存記虞卿而不知履歷之

先後蘇則考之而不舛子由曰太史公時晉伐阿穰苴

凡四伐晉未有燕晉伐齊者也戰國策稱穰苴執政

事趙專持泛說觀其赴秦魏之急指相印去萬戶而

京氏金命

六

苛也蓋嘗推原其故史遷當經籍既灰之日野史雜
出之後故聞見寡陋紀錄踈略則其有誤也固宜類
濱當學官已立之餘諸儒訂正之久故採摭無遺稽
考悉備則其詳辨也亦宜昔類濱嘗謂漢景武間尚
書古文詩毛氏春秋左傳皆不列於學官世讀之者
少則其意惜遷未及見聖人之全書此古史之作所
以惜遷也非所以詆遷也又謂秦焚古書略盡幸而
野史一二存者遷亦未暇詳則其意又憫遷出於煨
燼之餘其諸子世俗以易古文之語此古史之作所
以憫遷也非所以疑遷也愚觀古史一叙有咨嗟嘆
息之意此執燭者愛曾子之見也而豈曰求以揜其

實而專其美者乎並古序嗟夫類濱之於馬遷其用心

特相先後古史之於史記其立論特相表裏察遷之

意必不以操戈入室者為忌諒蘇之心亦必不以吹

毛求疵者為嫌末學淺識殆未可以文人相輕者議

之也不然蘇老泉之論遷史曰其與善也隱而彰其

懲惡也直而寬其賤夷狄也簡而明者豈為歆向之

說哉老泉文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

惡也不宜直而寬乎云云其懲其賤夷狄也不亦簡而明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此蘇氏之家學也故愛漢史者刊漢史之誤劉放作

誤愛唐史者糾唐史之謬吳縝作唐當以是而求類

濱之用心

新舊唐史

史記一書筆於司馬氏之父子而不能逃蘇穎濱之

議蘇子由作古史以正史記舛訛西漢一史著於班氏之兄弟而不

能追華嶠之譏華嶠譏班史之非夫司馬之父子非歆向之

父子班氏之兄弟非勝建之兄弟一家議論未嘗牙

盾諸儒紛紛且議其後則夫唐史之作所編非一人

所集非一書豈無疑似之迹乎然君子觀其一去一

取卓卓乎出於遷固諸人之右者蓋取其大節而非

議其小目也喜其褒貶而非考其異同也且唐史有

二曰舊史曰新史其舊史有吳兢之私撰唐書有柳

芳之續成唐曆貞觀政要出於吳兢所撰順宗實錄

出於韓愈所筆至後唐明宗命史官劉氏脩為唐史

即所謂舊史也至我朝慶曆之五年以舊唐史蕪穢

不治命宋公祁歐陽公脩刪脩之越十有七年書成

即所謂新史也愚嘗合二史而參攷之舊史李光弼

父開元中封薊國公新史以為在武后時是時之先

後不可合也舊史欽宗第六子成美而新史以為第

五子昭宗十子而新史以為十七子是數之多寡不

可知也舊史陸德明字子元而新史乃作陸元明字

德明舊史徐有功無字而新史乃名洪政以字行是

名字之舛訛不可究也按光弼在天寶至德時其父宜在開元時舊史是

二史教宗止五子安得言第六也新史是皆失其傳宜其

為十七子一史皆異按十八學士贊亦以元明為名而德明為字與新史同按孝敬皇帝諱洪故有功避之而行其字若乃新史所著異同尤多年月有差如

魏暮之相志以為十一年而傳以為十五年姓名有差如麗景洪之將紀以為晏洪而傳以為景洪縣公

之號可疑則見於吳績之糾謬吳績糾謬按唐與廣宗支故從昆弟皆爵郡王太宗即位問大臣曰

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對曰漢所封惟帝子其親昆弟非大功不王先朝一切封之以天下為私奉

非所以別親疎於是疏屬王者皆降之為公由是言之則道彥初封郡王所降封郡公如本紀貞觀八年書

道彥膠東郡公矣今道彥本傳書郡王亦新書之誤死囚之數可疑則見於溫公之考異然則將安誘其

責哉溫公考異七年死囚三百九十人按四年實錄云斷死罪三十九人今年實錄凡存二百九十

九人何乃多如此白居易云死囚四百來歸獄舊本紀統紀年代紀皆云二百九十九人今從新書人吳績

糾謬云三百九十九人者乃錄囚之時自死罪至杖笞之數爾若謂皆死罪必不然也大抵所編

非一人則予奪無定論所集非一書則紀載無定說

且紀志出於歐陽公列傳出於宋祁公天文律曆五

行志則劉義叟為之方鎮百官表則梅堯臣為之禮

儀兵志初出於王景彛業未畢而卒則成此書者又

非止二人耳母怪乎予奪無定論也且帝紀編年則

得於孫氏之南齊錄述姚崇十事則得於開元之遺

史贊太宗之謂牽於多愛則出於等慈寺之碑紀武

宗之謂躬受道錄則出於會昌之文其贊房杜則本

之柳芳其贊五王則本之呂溫傳段秀實則本子厚

之文集母怪乎紀載無定說也唐繪序子嘗患唐史歷年之久記事之多

秉筆者之衆是以支離不能合也紀志出於歐陽公
 列傳出於宋公祁更而二人此其不能相一也固宜
 而天文律曆五行志則劉義叟為之方鎮百官表則
 梅堯臣為之禮儀兵志初出於王景彞業未竟而卒
 則成此書固非止二人母怪乎首尾之不相貫也
 又等慈寺碑等慈寺在鄭州汜水唐太宗破王世充
 竇建德乃於戰處建寺云為陣亡薦福太宗不喜耶
 姿而牽惑習俗崇信浮圖豈以其言浩博為可喜耶
 余於本紀譏其牽於多愛者也又會昌後龍文余
 修唐本紀而武宗以奮然除去浮圖銳矣而射受道
 索之錄服藥以求長年以此知非明智不惑者特好
 惡有不同耳及得會昌後龍文見其自稱函道離玄
 昭明三光弟子南岳上真人噫讀春秋者當論褒貶
 則入益以前言為不謬矣

著後

而後小人也以劉蕡之鯁直而槩之於文苑以吳叔
 之忠義而槩之於外戚以陽城之卓異而列隱逸以

棄大節

孫思邈之高尚而列方技此舊史之失也新史易之
 所以取大節而棄小目也新史記傳有條不紊如陽

舊史

異傳秦系昔人不傳今書之於隱逸韓愈使王庭湊
 之節舊史不書今乃書之所以明君子之節太宗恨

魏徵

魏徵之諫有殺田舍翁之語舊史則書今乃不書所
 以掩人君之闕此新史之得也舊史以高智周薛李

王方翼

王方翼之功業而槩之於文苑以良吏以陳子昂之諫
 贊之切直而槩之於文苑以良吏以陳子昂之諫

外戚

外戚以陽城之卓異而槩之於文苑以良吏以陳子昂
 尚而槩之於文苑以良吏以陳子昂之諫

傳之失

傳之失也又李義南許敬宗姦邪而與長孫無忌同
 果毅李氏妻之忠勇有烈士之慷慨韓愈同傳高愍之

不為立

不為立傳而憎神禿普寂義福一行反為立傳獨孤
 及之才行兼全皇甫湜之文章秀穎韋丹之善政何

易子

易子之愛民皆不為立傳而道士王知遠潘師正吳

筠反為立傳此其有關於世教也不淺或者烏可以
舊史之失也
小小不同而妄議噫寧如先輩言列傳之有據依不
敢如好事者之以舛訛議景文寧為先輩稱史法之
得春秋不敢為糾謬之集以議歐公

通鑑

神宗 鑑 孝宗 讀 鑑 有 易 書

昔神宗皇帝之叙通鑑曰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
蓋嘉其有關於風化也神宗叙通鑑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其典刑之總會冊牘
以亡蓋稱其有益於治道也聖政乾道二年上日開暇取尚書通鑑孜孜而讀之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法其所以興戒其所
戒其所以亡口誦心惟未嘗一日輒去手也噫温公
之有功於是書也大矣然嘗聞之十有九年史筆始

絕其用心至勞也洛與夏縣遺藁充棟其為書至繁

也公著通鑑洛中夏縣之藁各有兩屋官屬之辟召始得劉道原後得

范淳夫其編次甚詳也温公辟官屬考通鑑始得劉道原既卒又得范淳夫

衆論之訪咨或得康節改曹魏之事或得伊川定李

唐之實其訂正精也至聞見錄司馬文正初作歷代論至曹操則是奪之於盜手非取

之於漢室也富文忠疑之問於康節以為非是子家

尚藏庫節答文忠書副本當時或以告文公今通鑑

魏下無此論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纂名乎曰然又曰敢辨魏徵

之罪乎曰何罪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不戴天之

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

而事威公孔子稱其能與徵何異曰小白長而當立
子糾少不當立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
死以義言之則未可張芸叟嘗云僅能一觀更休觀
死與徵之事全異

書陳了齋亦以此書如藥山無一不在嗚呼後之觀

張芸叟 論

者將終篇而孰究之乎抑閱未終紙而欠伸思睡乎

張芸叟答孫子發書多論通鑑其畧云温公嘗曰吾作此書惟王勝之嘗閱之終篇自餘君子求見欲觀

讀未終紙已矣蓋嘗謂是書當以扶持風教論不當以

小小節目論當以關切治道論不當以區區凡例論

首書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所以明君臣之

分通鑑論首三晉力辨四皓為惠帝立黨制其父所

以明父子之義通鑑論四皓不當為惠帝魯仲連射

書聊城公則闕之文潛亦謂仲連以布衣游諸侯不

當以身任天下之責通鑑不書魯仲連之事曹操分香賣履

公則譏之元城謂歷數百年無有知之者惟公獨能

知其心通鑑論曹操垂沒意存代禪分香賣履以掩

惟公獨知其心劉洎之死史以為出於遂良公謂遂良乃忠

臣必無譖洎之語竇叅之諫史以為出於陸贄公乃

謂贄有救解之辭而無報叅之意韓休必不至譖李

林甫顏真卿必不至為賊草奏公之所論者凜凜乎

君臣父子之經三綱五常之理仁義忠信之道豈非

有關於風教乎並通鑑本出處論曹叅遵何之約束正以箴

熙寧大臣變法之失日錄熙寧三年司馬光傳通鑑

何故事因曰何獨漢也道者萬世無弊使夏商周子孫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猶存也論賈

山所言從諫拒諫正以譏熙寧大臣同已之非日錄

三年司馬光讀通鑑賈山上禍蘇秦之縱橫談說本不

足取也存其事於書者欲見當時辨說之覆邦家也

通鑑

通鑑

十一

通鑑 遺

日錄熙寧元年光讀通鑑至蘇秦從約事上曰蘇張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曰秦儀縱橫無益於治臣存其事於書者見當時辨說所謂覆邦家也

也公之深辨而不釋口者欲使小人知利口之無益

也日錄熙寧三年讀張釋之論畜夫利口光曰孔子稱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蓋人能以是

為非則君從其言是則邦家之覆誠公之所論者拳

不難矣時惠卿在坐光專以此斥之

拳乎變更持守之異拒諫從諫之別私說正論之不

相入豈非有益於治道乎世之好議前輩者謂離騷

之賦日月爭光公削之而不錄以是為去取之未當

不知公之貽書范祖禹已謂詩賦若止為文章皆請

直刪則公之所錄者必有深識不然歷代儒林文苑

之士十已削其七九非此意耶公與范祖禹書詩賦若止為除官及妖異止於怪誕悞姓武之識不近人

情公存之而不去以是為編錄之未精不知公之貽

書祖禹曰妖異有所警戒則並存之則公之所存者

必有高見不然漢高祖斷蛇之事具載於書非此意

耶通鑑不書怪獨書唐因姓武之識殺李君羨事又聞見錄司馬公脩通鑑時謂范純父曰諸史中

有詩賦等若止為文章便可刪去公之意正欲立於

天下後世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廢所著離騷太

善通鑑與日月爭光通鑑并屈原事削去之褒毫髮之

無然則論公之書不可以凡例輕議也又况一書浩

繁非盡出於公之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

平蔡錄其述魏鄭公得之諫錄其述李絳得之論事

宜其編次之難也真宗命儒臣冊府元龜所遺棄既多故亦不能暴白如通鑑則不然

奇 究 經 議

以唐朝一代稱之敘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
公諫諍用諫錄李絳奏議用李司空論事唯陽事用
張中丞傳准西事用陳公平蔡錄李泌事用鄭侯家
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本朝獻替記皆本末
然嗚呼劉向采上古至秦漢休咎之紀為五行傳論
書亦博矣然牽於陰陽之說未免遷就不足以悟成
帝之意唐次以自古忠臣賢士衆讒被放之事為辨
謗畧書亦詳矣然究其續次之意正為十年不遷祗
為身計宜乎貽德宗之怒噫甚矣書之難著也其視
公之所編宜何如哉

離騷

東坡
溫公

東坡以騷為風雅再變而讀者謂得體蘇東坡曰離騷風雅再變
溫公不以騷編入通鑑而論者謂未純開錄司馬

謂范純父曰諸史有詩賦等皆止為文章便可刪去公之意正欲立於天下後世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廢所著離騷太史謂與日月爭光嗟夫坡公所學公皆削之當有深識求於考異無之
有得於騷固也而溫公所以不錄者以其例不取詩賦或者烏可執是而輕譏哉讀鴟鵂之詩不可不知周公憂周之情讀災異之疏不可不知劉向傷漢之意讀離騷之賦不知原之拳拳為楚亦未為知原者夫楚宗國也原不能止懷王之西而知芊氏之將亡不能輔襄王以復不戴天之讎而反受子蘭之譖故其情切其辭悲昔許穆夫人以既嫁之女尚憂宗國而賦載馳之詩原也得無言乎後之不知騷者則曰九歌之作近於舛崑崙之述近於非經遠遊之作近

後漢 讀疑

於放卜居之作近於詭太一之歌繼之以湘君則近於靡惜誦之章繼之以懷沙則近於矯故賈誼以鳳

凰千仞而譏平矣本傳賈誼賦鵬曰鳳凰翔而下之揚雄以湛身而笑平矣揚雄作畔班固以露才揚已議平矣

龍而喻君子見上雄之投閣不若平之抱石江濱而

馨風千古揚雄因新莽固之賦燕然以媚悖逆之臣

不若平之獨醒而不啜其醜也班固作燕然不持此耳九歌之辨取其禹之平水土而牧養群生即骨雖

朽而目不瞑於湘水矣噫安得東坡山谷與之讀騷

文選文粹文鑑

評論 著 文

論漢魏以後之文莫備於文選論李唐之文莫備於文粹論聖宋之文莫備於文鑑噫文之難評也尚矣

相如上林之賦劉勰稱其繁類成艷為辭賦之英特

而李白之序太獵復謂窮壯極麗何齷齪之甚劉勰

不一如此則選之所錄漢賦果安從哉韓昌黎毛穎

傳舊史鄙其譏戲不近人情小宋復謂送窮文毛穎

則粹之所編唐集果安適哉舊唐書云愈作此文章

之甚謬者矣又小宋云退之送窮文進學范文正

解毛穎傳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岳陽樓記後山謂其累世以為奇尹師魯復謂傳奇

體耳其品藻之不相入如此則鑑所論本朝之文又

何如哉後山詩話云范文正公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累世以為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耳傳

奇唐裴嗣所著小說耳雖然文章美惡自有定論去取當否要

終自見吾平心論之則曰選曰粹曰鑑之所集有不

難辨者且蕭統盡索自古文士之作築臺選之始於

楚騷訖於江左為卷三十名之曰選且曰章表記頌

詩賦書論亦各有體苟失其體雖工弗取其用工多

矣姚鉉盡取唐人之文拔其尤者先後三變無不編

次為卷一百命之曰粹且曰擷英掇華正以古雅修

言蔓辭率皆不取其用心勞矣夫以上下數千年間

騷人墨客雄辭傑筆有聲翰墨無毫髮遺是集也或

如松林竹徑清陰邃密下臨清流瑩然可愛使人蕭

然忘塵埃之意其清如此或如園林華發低紅昂紫

飄服靚粧雜遊其間使人熙熙然神怡氣定其和如

此然其間纂次之不公品題之未當尚不免前輩之

議則以選自名者或有可刪之文以粹自命者多有

可疵之體亦何取於勤且博哉且王右軍之序蘭亭

絲竹管絃四言兩意不免見黜似美然劉向之序戰

國有先秦典雅之製董子之策賢良得伊周格心之

學而例黜之可乎王羲之蘭亭序不錄其中以天朗氣清非春氣絲竹管絃四言兩意

故也又劉向戰國策序董子賢良策亦並不載屈原之作離騷辭古意烈

有風雅體特軋卷首似矣然子雲之美新名教罪人

潘元茂之九錫君子羞之而槩收之可乎文選卷首

雲美新文潘元茂九錫文皆在選中不特此也司馬長卿賦上林而引

盧橘夏熟班孟堅賦西都而言玉植青葱而亦取之

耶左太冲序三都賦云相如賦上林而言盧橘夏熟

揚雄賦其泉陳玉木青葱班固賦西都而嘆出此

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蘇李河梁送別之詩

義則虛而無證言則侈而非經宋玉高唐神女

在長安而有江漢之語文選載李陵送蘇武詩

之賦以一篇分而為序而亦錄之耶此統之去取不

能逃後世之議也且段文昌平淮西碑錄之誠善矣

韓昌黎之所作果不及乎唐舊史云韓昌黎淮西碑

德裕忠諫論不特此耳王摩詰老將行指天幸不

敗為衛青李長吉鴈門行以黑雲壓城而續以甲光

向日之句而俱取之何也韓柳之遠古李杜之風雅

元白之雄深而反雜以釋子蘭飲馬長城窟道士吳

筠遊仙步虛而不倫若是何也此鉉之編次不能揜

天下之公也並粹嗚呼不有美王安別砒砒不有先

輩之文鑑無以知選粹之謬肆我本朝始有文海孝

宗惡其躋駁且遺逸者衆乃命儒臣更修其書斷自

中興以前彙次未上賜名曰皇朝文鑑如衆星列宿

續前

去取

懲功第一 懲不平之語 命翰林段文昌撰李

又文粹不載韓愈淮西碑只載文昌淮西碑

德裕忠諫論

文粹只載李

德裕忠諫論

不特此耳

王摩詰老將行指天幸不

敗為衛青李長吉鴈門行以黑雲壓城而續以甲光

向日之句而俱取之何也韓柳之遠古李杜之風雅

元白之雄深而反雜以釋子蘭飲馬長城窟道士吳筠遊仙步虛而不倫若是何也此鉉之編次不能揜天下之公也並粹嗚呼不有美王安別砒砒不有先輩之文鑑無以知選粹之謬肆我本朝始有文海孝宗惡其躋駁且遺逸者衆乃命儒臣更修其書斷自中興以前彙次未上賜名曰皇朝文鑑如衆星列宿

蓋

爭芒於層漢也如象齒犀角充斥於天府也自今觀之經學至國朝而愈明形於言論發六經所未盡之蘊程伊川之序易傳無非天理人極之奧游酢之為孫莘老序易傳亦皆性命仁義之妙其於孔安國序書杜元凱之序左傳選皆登載者同乎異乎詩體至國朝而始正發於諷詠有三百篇之意蘇東坡之直節勁氣傲雪凌霜黃魯直之風韻洒落光風霽月其與樂天之放蕩愚溪之朝然粹皆所采取者是乎否乎文章雜體至我國朝而尤盛縉紳揚厲之文如梁周翰五鳳樓賦鋪陳藝祖聖德進士科舉之文如王曾之有物混成蓋有古詩風骨名臣奏議之文如張

方平之諫用兵東坡之疏買燈類瀆之言條例尤其

表裏愈偉者彼選之雜賦諫書粹之表頌銘贊微夫

斯之為文也視此不亦庶乎已上並文鑑雖然國朝

之文所以媿墳襲典超漢軋唐傑然為一代之盛者

有由也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此文之

始倡也王元之詩曰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如今便合教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經

六十年來旺氣消文章化入山川手此文之再變也

曾子文章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此文之愈盛也

王荆公贈曾南豐詩王元之穆伯長導其源尹師魯孫明復疏

其流廬陵臨川眉山南豐助其瀾鳴律和呂疇羽含

宮則氣骨安得不古議論安得不正哉愚故併論之

枉詩

白樂天海圖屏風之作前輩窺見其心之不忍用兵

東坡讀白樂天海圖屏風詩謂樂天心不忍用兵劉禹錫三閣詩四章識者

謂可以配黍離山谷讀劉禹錫三閣詩後之讀工部

詩者安可不求詩之意哉吾觀公之氣節高邁秋霜

爭嚴風標屹立砥柱中流嗜殺人如嚴武則瞪睨而

兒戲之嚴武守蜀杜甫訪武醉搖其鬚房瑄毀師公

乃排衆而申救之再上疏而議者不挈置於仁人之

列至於沈宋諂諛温李淫艷者為伍前輩深以是為

恨惜哉夫公之詩蓋愛君之盛心也北征之篇蓋倉

皇問家室而作也使或者處之對童稚語妻孥他不

暇顧而終篇諄復惟及國事山谷喜之謂退之南山

不必作登慈恩塔寺此正陪諸公遊遨而作也固宜

笑談風月傲視八極以樂其心而措意立辭意在言

外荆公謂其譏天寶時事則其愛國之意果何如微

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夏鄭公知其為肅宗而非為

月也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或謂史思明尚在而

非為星也石壕吏之作韓魏公知其論戍役之苦茅

壁之詠蘇公知其嫉藩鎮之強噫非杜工部之知道

不能發愛君愛國之辭非蘇王諸公之知詩不能明

愛君愛國之心是詩也烏可與騷人墨客同日語哉

並杜詩註不特此也百舌一詠惡讒佞也惡木一章

工部

詩經

杜詩

傷小人也腐草之螢譏閹寺也寒城之菊憫士操也
 悲青坂傷戰敗之無功也嘆秋雨刺暴虐之傷恩也
 兵車行蓋念驅中國之衆開邊境之地也洗兵馬之
 作蓋言復西京之地掃犬羊之虜也又不特此也以
 是心而處已又以其處已者而待人其送嚴鄭公也
 則曰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其寄裴道州蘇侍御
 也則曰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其寄董
 嘉榮也則曰雲臺畫形象皆為掃妖氛嗚呼又何待
 人之厚耶先輩謂公詩足以歷知一代治亂以為一
 代之史則非詞人之詩乃詩中之史也呂公編杜工
部年譜始於
先入終于大曆且與唐紀傳相為表裏故凡唐史所
未載者或見於公之詩而觀公之詩足以歷攷一世

之治亂又唐史云善謀時先儒作公詩序又謂詩

與唐錄猶槩見事迹復許之以為詩之六經則非特

詩中之史又詩中之經也見杜詩曾謂三百既刪之

後果無詩乎世之輕議先輩者且謂揚大年鄙為村

夫子以是而疑公之詩不思江漢思歸客之句大年

且不能屬是豈鄙公之詩詩史揚大年不喜杜子美
詩謂之村夫子有鄉人以

子美詩強大年不服因曰公試為我續江漢思歸客
一句大年以為屬對鄉人曰乾坤一腐儒大年似少

屈又謂歐陽子生平不甚愛之復以是而疑公之詩

不思身輕一鳥過之字歐公嘉嘆不已又曷不深取

哉貢父詩話歐公平生不甚愛杜詩而謂韓吏部絕
倫又歐公與客得杜詩有身輕一鳥之句歐公與

客思足其句或曰下或曰落以不然山谷稱其靈丹

得全句乃過字歐公深嘆之

一粒黃山谷稱子美詩如蘇公稱其集大成東坡曰

云陳無已稱其奇工易新蓋莫不好此數君子者蓋

風騷之冠冕翰墨之典刑使非有愜於衆論豈為是

過情之論歟

雜體

議論不本於孔氏則厭常喜異不足以垂後世之訓

文章不祖於六經則夸多鬪靡不足以該天下之理

夫自杏壇迹蕪麟筆絕夫詞人才子名溢於縹囊舒

文染翰卷盈乎細帙紛紛籍籍蓋不知其幾然論本

孔氏文祖六經庶可登文章之錄否則累編連牘持

紙上之陳迹耳蓋詩變為樂府之後則作拘幽操文

工作作思歸引衛女作即或愛或思之詩也詩變為

離騷之後則作弔湘賈誼作弔湘賦作畔牢愁揚雄作即或

怨或哀之詩也書自誥命之文不傳而為制為誥為

表者皆書之宗派也詩自明良之歌不作而為賦為

頌為箴者皆詩之源流也後之日記傳曰志贊本春

秋之遺策也後之日記即易與記之遺體也然

則學必尊師而後天下無異說文必尊經而後天下

無異論此古今之格言也諸葛孔明出師一表言辭

激烈對越鬼神讀之令人雍雍然生敬心故東坡謂

其與說命相表裏東坡云孔明出師表裏杜工部平生

詩集模寫風景拳拳愛君讀之令人灑灑然生愛心

前輩取出

故山谷謂有三百篇之旨山谷讀杜子美詩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有三百篇

之夫以文而論人如晁錯之賢良策賈生之過秦論

班彪之王命論揚雄之美新王羲之蘭亭序潘元茂

之九錫此皆膾炙人口者而前輩特取孔明之一表

以詩而論人如蘇李之高妙陶阮之冲澹曹劉之豪

逸謝鮑之峻潔徐庾之華麗此蓋有聲於詩壇者而

前輩特稱子美之詩此無他不以文論文以經論文

也夫商盤周誥特當時小民登于王庭之言幽深簡

古如登峻坂然後之博學君子研窮旨意未易通究

國風雅頌亦不過小夫賤隸之辭渾厚醞藉如奏黃

鍾大呂後之騷人墨客老於文墨練辭剪句有不能

得其一二者噫作文而不究六經之旨不愧古之聖

賢寧不愧古之民乎然嘗觀漢晉而下惟唐之韓柳

文章機軸自成一家當於古人中求之韓之南溪始

泛三首魯直嘆有詩人之句律魯直於退之最愛南溪

之深意蓋退此韓之淮西碑孫覺喜其叙與銘得詩

書之體後山詩話云龍圖孫學士覺喜論韓之盤谷

序坡老謂唐無文章惟此篇而已東坡云歐公言晉

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謂唐無文則韓之所筆非唐

之文古之文也柳之詩東坡稱其在韋蘇州之上東

詩晚年最喜柳子厚稱其柳之序前輩稱送僧浩然一

篇無六朝風采柳之碑東坡稱曹溪南嶽諸碑妙絕

前輩取子美詩

韓柳

古今南坡公云讀柳集曹溪則柳之所著非唐之文古

之文也嗚呼蓋亦邇其源流乎蓋詩葩易竒盤詰詰

屈春秋謹嚴韓之所學者是在是則捕龍蛇搏虎豹急

與之角而不敢暇者宜矣進學解又柳文嘗讀韓所

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者上而詩易春

秋下而左氏國語柳之所學者在是則軋漢周而凌

晉宋凜然為一王之法者宜矣柳文噫韓柳遠矣文

氣彫喪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吾於我

朝諸公見之見後夫論制誥之文非駢麗俳優之為

美而以體制謹嚴之為高蘇公行呂惠卿之謫辭衆

口稱快東坡作呂惠卿謫辭曰先皇帝求賢若不及

孔子之聖不信率子尚寬兩觀錢穆父之行章上厚

謫辭切中事情知汝州錢穆父行詞云快非少主

厚見穆父責其太甚也范純仁之遺表辭意感切

是文也非六經簡嚴之體歟范純仁遺表其畧云

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

云萬里波濤僅免江魚之葬五年瘴厲幾從山鬼之

游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祐之憂勤不顯奏表時

論記述之文非鋪陳華麗之為巧而以規切諷諭之

為工王元之之記待漏院切切然憂國之心王元之

院記論大臣早思范文正之記岳陽樓有對景自警

之辭論事皆自警之張伯玉之記六經閣得尊

六經黜百氏之意張伯玉作太平州六經閣記云六

文選

文選

我朝
奏議

也經是文也非六經紀實之旨歟其奏議也穎濱之言
條例司東坡之論買燈張方平之諫用兵鄭介夫之

辭除授筆勢翩翩炳然仁義之美談非得伊訓詔誥
之意乎其詩章也揚公之賦朝京闕楊億童子詩送

節終身立聖朝歐公作春日帖子歐公之詠春帖皆規諷意如御輦

我朝
詩章

謂遊也陽進升君陰消退小人坡公之諷水利詩
湖蓋譏一時水利中存諷諭藹然箴美之遺意非得

周雅商頌之體乎進士之文王曾以賦策勲而為賢
相賦王曾應舉作有物混成張庭堅以經義進而為名

臣則不可以科舉輕視也序述之文程伊川自序易
傳春秋傳游定夫為孫莘老序周易傳則不可以序

我朝
奏議

體槩論也嗚呼宣公奏議前輩論其有七篇仁義之
談陸贄論諫百篇皆仁義之言劉禹錫三閣四章識

者謂可以配黍離黃山谷謂劉禹錫三閣况我朝諸
公以六經為準的以孔孟為宗師以仁義禮樂為醞

我朝
奏議

藉以箴規諷諫為旨要則含商嚼羽戛金切玉豈非
周情孔思之遺乎嘗謂孔子之學歷戰國而病至孟

子則復起孟子之學歷漢魏而病至韓柳則復起韓
柳之學歷五代而病至我朝諸君子則復起得非聖

經之未墜歟斯文之未喪歟六經簡嚴與天地並傳
而無一日之或息歟不然何其抑之未久而復伸晦

之未幾而卒明也于今便合教修史二子文章似六

經必有續王元之之詩以為諸公誦王元之詩曰三
直從韓柳到孫丁于今便合
教脩史二子文章似六經

新策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三

前集

策試

窮居憂天下之事布衣言當世之政此正試士以策
之意也古人敷納以言之意遠矣其所以謀及庶人
咨爾有衆者惟設科之策耳然策所以陳時務也問
以時政之得失咨以生民之利病欲其有裨國議也
名之以敢言稱之以極諫欲其無有隱情也士而無
志於世則已苟有志焉則條對洋洋皆正大剛直之
言持論鯁鯁盡激厲奮發之氣孰肯以得失計較恐
其見黜不肯極言時政以貽先輩之議哉劉器之云
殿試用試

漢策
錯於見

賦策問固無優劣人但見策中侃侃似手有用不知
祖宗立法自有深意且士人得失計較為重豈欲極

唐策對

言時政闕失自取黜落是士人初入仕上之人已教
之語也或有沽激慷慨之士未必有益僧孺宗閔對
策極誠時政且漢之以策對者始於晁錯漢文帝初
遂成牛李黨且漢之以策對者始於晁錯漢文帝初
晁錯對自錯而下如董如弘如欽永皆以策舉也並
本傳唐以策著者始於裴均自均而下如牛如元白

仲舒對

如劉蕡皆以策顯也其間筆勢翩翩言論灑灑鏗鏘
於漢唐之間亦皆足取也然君子求其有關於天下
之大計有裨國家之大議期無愧於切時之論則仲
舒劉蕡上策也而弘欽永裴元白之流特下策耳方
武帝即位之初其時務莫切於正始也今觀三篇之
對議論淵源理義醞藉勉強行道之論正心正官之
論其有裨帝之初政也不少彼公孫欽永何為哉且

劉蕡對

武帝中年元成末代之際其策賢良之意正為災異
權臣而發也弘則誣水旱以獻諛其與仲舒天心仁
愛之意為孰切欽則援申伯以附鳳其視仲舒正朝
廷之意為孰優永則托後宮以市直其與仲舒論初
政之意為孰明並本傳嗚呼捨心腹之疾而論皮膚
之患君子謂之不知務方文宗即位之初其時務亦
莫切於謹始也今觀方正一篇勁氣直節凜凜逼人
力攻藩鎮之強痛斥閹寺之橫其有益於唐之初政
也不誣彼僧孺元白何為哉且憲宗元和之時其策
制科之意正為強藩強閹而發也僧孺之言法令詔
令其與蕡之攻藩臣者為如何積之論通經設科其

令其與蕡之攻藩臣者為如何積之論通經設科其

與蕢之排闥寺者為如何白之條正觀開元禮樂其與蕢之談謹始者又如何並本傳嗚呼棄豺狼而問

狐狸君子尤謂之不知務嗟夫士君子之平居暇日擊節伊周高談孔孟議論動人灑然可聽去取念重

卷舌自默此所謂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也尚安有所學哉國朝之策試有二曰制科曰進士國初以

詩賦取士蓋循唐制之舊所謂策試者特施之制科耳太平興國三年上御講武殿試禮部合格人加論一首自是以一題為準又國朝制科廷試策一道

熙寧三年以策取士蓋因呂公著之請所謂制科者已罷策試耳熙寧三年先是以呂公著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意也

乃御集英時進士初就席有司權給禮部韻及題出上策也上曰對策亦可以盡人才愈於用詩賦遂賜

爭言祖宗法制以下及等時蘇軾為考官以舉子初合者皆在高等言直者在下等葉祖洽言祖宗多因循苟且之政陛下革而新之陸佃初第五以新法升

第二等策直詆時政皆在下至於熙寧四年安石請更貢舉條制於是除聲律專意經義罷明經及諸科立新制殿試第一道限一十字以上五分等又七年詔進士卷罷詞賦所試與制舉無異其賢良方正

等罷從之此其沿革之由也然觀其名公碩望輩出科目議論表表洋洋董劉之對蓋非欽永元白望其下風張方平平戎十策傑然於賢良之科張方平以

直言君相拔出於方正之對嘉祐六年試賢良方正蘇子由

以直言去之而不入第第三第范鎮難之欲降其等蔡襄曰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宿請黜之入第四等王按石疑輸右宰相專攻何人主比之谷永不肯為

聖賢

師韓琦曰彼策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委此制科之得人也范鉞當熙寧之初直詆時政而不恤大臣之怒

見上張九成當紹興之時公言百執而不憚夫子之

言求之下以直言應之雖古君臣規戒之意亦不過

養

是也雖然司馬君實之司文衡則東坡之策以直對

見上呂惠卿之任考校毋怪葉祖洽之不奉新法也

坡

昔東坡嘗言詩至杜子美書至顏魯公及題唐書後

又曰顏魯公書雄秀獨出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夫

坡公之稱顏書而必及杜詩者果何見哉蓋顏之筆

態有天縱自然之妙即杜詩之自為一家也顏之精

諸

神形於以死赴國之時即杜公之憂國愛君也噫不

得於心而泥於古人之陳迹不適於用而工於紙上

之妙墨安足與語古今之書哉東坡嘗曰詩至於杜

之書固可喜也而所學者禪氏之遺耳唐書虞薛稷

之書雖稱筆態適麗時人無及然拘拘於世南遂良

之舊蹟唐書薛歐陽尺牘所傳人以為法書亦可貴

之舊蹟唐書薛

歐陽尺牘所傳人以為法書亦可貴

歐陽尺牘所傳人以為法書亦可貴

歐陽尺牘所傳人以為法書亦可貴

歐陽尺牘所傳人以為法書亦可貴

柳公權筆

諸子書法不齊

蔡邕書經

温公書中庸

也而所做者羲之之書至其子通雖曰不擇紙筆皆得如意然又切切於其父之遺法同上依傍繩墨摹

放規矩得則得矣而無曾中之活法君子固得以議之若乃唐之柳公權其有聲於一時者人固推重觀

其與君論筆法之妙不求於筆而求於心盖有得於虛精靜思之間則柳之書雖未工而亦工盖以其自

得於心也穆宗問柳公權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且筆正乃可法矣穆宗知其以筆諫也且霧捲霞收狀若踈而復密鍾繇鳳翥龍蟠勢如斜而

反直王少逸病其疲則有若隆冬之折木患其拘則有若嚴家之餓隸此筆法之雄健也王獻之字勢踈

字如縮秋蛇此筆體之和緩也楊子雲釵頭屈玉鼎足垂金何雅麗也李新行間玉潤字裏金生何俊拔

也褚遂良有風流間媚號伯喈中興者韓擇木有八分精妙法衛家傳者蔡有憐奧通墨妙曲盡筆精善

則善矣而區區於無用之工巧君子固得以議之若乃漢之蔡中郎其筆法傳於當時者不知其幾觀其

西京太學之石經開暇後學訂正聖經使無魚魯之失則蔡之書雖未工而猶工何者以其有濟於用也

蔡邕書六經刻之石立於太學天下學者爭觀之吾觀司馬温公隸書家人

中庸二篇皆修身齊家之道至起高宗嘉嘆之旨此温公之書有裨於君也如此豈但公權之意哉繫年錄紹

東坡書正論

與六年上曰司馬光隸書甚似漢人所書家人蘇文
及中庸皆脩身齊家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
忠所書無非正論亦起高宗稱賞之音此蘇公之書
有關於世也如此豈特蔡中郎石經之字哉聖政建炎四年
張守奏昨聞聖訓蘇軾書無非正論行將鐫石鼓之言皆有益不獨取其字畫之工而已

方言

楊子雲作方言識者怍之楊雄作方言劉子元欲作方言

志而未果當世以為恨史通又矣我四方言語之不

可不知也雖然不易知也撐犁孤塗陸機猶莫之知

況下於機者乎漢書撐犁孤塗單于撐犁大也孤塗

識撐犁二魏冒踰槽使無田恭則朱輔其何錄東漢

夷傳朱輔上疏下唐散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述夷

之語辭意難正有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遠夷樂

德歌詩曰提官隅里魏冒踰槽言與天合意也愚嘗採

方言之所以異矣夫陳湯傳既曰母鼓西域傳又曰

母寡是一字而二音也母鼓出陳湯傳母班史既曰

龜茲而為丘慈范史又曰龜茲而為屈沮是一字而

三音也龜茲二字西漢音屈沮此猶可曰是夷習之未定

也然楚自克庸其文物有可觀者而曰馮曰羗何陋

也楚詞憑不厭乎求索羗內蜀自文公之化其儒學

蓋彬彬然而以一為蜀何訛也郭璞注蜀與獨同

此猶可曰是舊染之未洗也若夫南方都之音豬宋

人來之音離此中國衣冠之所萃禮樂之自出而乃

舊染未洗

龜茲

中國之地

如是耶禮記宋人歌曰其宮而豬焉注南方以都為豬又

聖賢之居

來在齊有焉謂公羊齊人稱邾婁又公羊云邾婁得來此齊人

語也

此文學之天性聖賢之舊居而亦如是耶至吾聖

不能自拔於流俗歟

春秋莊七年星隕如雨注如雨

方殊性從古固然水土異宜習俗難變如吳漢輕淺

燕趙重濁秦隴則去聲多入梁益則平聲似去江東

取類與河北復殊莊微齊音雖衆楚莫之變焉可以

是律之天下哉是故中國且莫之一况外俗乎聖人

且不能免况他人乎且陳勝傳謂多為夥楚元王傳

謂空為丘陳勝傳以為多為夥又王式傳謂丘為區

是以意而釋也儒林王式傳以丘以案為語辭見於

蘭陵三十二篇荀子多有案以頥為楚語之助見於

史記陳涉世家史記陳涉世家以那為去聲而亦為

語助見於韓伯林傳是以字而助也漢書韓伯林傳

語助不特此耳指襟紐為衣舡杜詩有之天子呼來

不上舡之證也杜詩八指鞞為桃笙柳詩有之蒲扇

桃笙安可帶之證也柳文詩類他如稱浦為步韓碑

言之韓文碑有步有新安移於齊戰國策有之戰國策云

而助

原注至論

隨俗
通變
與時
稱謂

安移也齊一憐字而為愛為哀揚子雲方言無者憐
安移於梁一憐字而為愛為哀揚子雲方言無者憐
哀也一怒字而為憂為思于雲方言有之是又隨俗

變通與時稱謂其不一也如此方言憂也又濟聽怒慈栢
慎乃思也惟慮願念靖嗚呼達書名於四方通言語於重譯此
亦士君子之責無蹈陸機朱輔之失

鄉評

成周
選舉
良法

甚哉鄉黨公論所自出也蓋人之行義能掩於人之
所不知而不能逃乎眾議能修於其家而不能隱乎
有司昔者周之鄉里選舉也閭胥既書其孝悌族師
又書其任恤黨止又書其道藝而所書者非一人月
言既攷之族師歲終又攷之閭胥三年大比又攷之

鄉大夫而所攷非一日並周禮則由鄉而之學由學

而之司馬無非平日所素稱之賢然所以至是者有

教化之官以訓之有學校之地以養之此選舉所以

為良法歟周轍不西上無善教一變而為諸侯之客

再變而為州縣之吏漢興以來此意猶古鄉置三老

而人猶知教化也漢百官表上老秦置掌教化

能以三老科立孝廉而人尚知德行也惠帝即位立

科其人果賢耶則公議終不拚其善其人果不賢耶

則終身不齒鄉問之論故武帝求賢良國人共推公

孫弘以克賦弘公孫萬石君以孝謹聞郡國特以其子

為郎中令本傳一推兒寬則曰知之乂矣本傳一言

漢初
作人
之功

蕭望之則曰此東海蕭生耶本傳一薦龔勝則曰固

已聞其名本傳是其人之賢有不可揜也如此至

生家貧落魄縣中謂之狂生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

擇為吏陳湯無節不得與諸儒州里之論並本傳其

人之不肖亦豈欺人之不知哉推原其由意漢初置

三老設孝廉有教化作成之功歟自後或采於闕閱

或取於科舉而鄉里之公是非泯矣國朝雖無閭胥

族師之官而選舉猶有周人忠厚之意雖無黨庠遂

序之名而學校猶有周人教養之實昔范仲淹嘗謂

省試封彌解試不封彌良以解發考其行履南省考

其藝業則選舉之意猶周也范仲淹言外山發解本

其履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取

之加用封彌不見名字大非里選之本意也臣請定

外郡解發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者方得解薦不

封彌試卷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履行須却

封彌試卷精考宋祁王拱辰嘗謂士皆土著而教之

以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而薦選之於是詔天下

皆立學則教養之意猶周也
慶曆四年宋祁王拱辰

公亮王洙孫甫等皆曰參考眾說取其便於今者莫

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以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

國朝 教養 循

國朝 選舉 循

軸遂居首選是以終身之學業決有司之選舉也編

天聖三年詔自今不試所業古制先於所薦選試下

惟袖取一書王復之素聞於西京有司稱賞預先解發

是以平時之銓次為此日之定論也文天聖明道中錢

都謝希深為通判歐陽永叔為推官尹師魯為掌書

記梅聖俞為主簿有知名進士十人遊希深永叔之

門王復王尚恭為稱首時科舉法寬秋試府中黜斤

希深監試永叔聖俞為試官王復欲往請作州解永

叔曰王尚恭作解元矣王復不行則又曰解元非王

復不可蓋諸生文賦平時已次第之矣其公解元非王

張公詠之試大名也將以張公首薦而公推張覃為

第一太平興國四年張詠與寇準同舉大名府議將

以覃為冠之蔡公齊之策萊州也將以蔡公首薦而公

推史防為第一蔡齊萊州人州舉進士第一以嗚呼

令聞今望不惟衆論多之而有司亦採之不惟有司

採之而同列亦推之此其公道在天下公論在人心

何其昭昭如是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吾於國朝三

嘆三詠云

開國紀綱

自三代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此程伊川之言

也而推原其由蓋以忠孝廉恥為之紀綱之效也伊

語錄嘗觀三代之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

年無內亂四聖百年相授受命之日市不改肆百年

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如此皆大自三代後本

朝論

伊川

朝百三十年無事此呂微仲之言也而推原其由亦

以事親治內勤儉寬仁之法之驗也長編元祐八年

大防進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後惟本朝百三十

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畧

事親之法事長之法治內之法外戚之法噫貽厥孫謀

法尚儉之法勤身之法尚禮寬仁之法以燕翼子大矣哉我藝祖之紀綱也愚嘗遠稽前代

近觀我朝有治多而亂少者有治少而亂多者有治
亂之適相當者大抵以紀綱為憑藉扶持之本夫所
謂紀綱者非但制度法令而已也品式條目而已也
自其身而形於家閨門肅肅無以異於宗廟之間社
席雍雍無以異於朝廷之上内外有章官庭有度此
一家之紀綱也自其家而推之國君臣相正有同德
協心之和官師相規無分朋植黨之私官府一體上
下一心此一國之紀綱也舉而措之天下則尊君卑
臣内夏外夷截然有分而不相悖井田溝洫貢賦車
乘繩然有法而不可越此天下之紀綱也嘗謂漢以
規模為紀綱故大綱正而衆目未張唐以法令為紀

綱故衆目張而大綱未正周與我朝以禮樂為紀綱
故大綱既正而衆目復張此古今治亂之所由分也
方漢之始興也非劉不王約在盟府親疎有別也中

朝相通權在大臣内外無間也漢高祖約曰不劉不
王不功不侯又申
嘉為宰相欲斬宦官
鄧通以此知内外相通列置郡縣分設刺史尊卑相
臨也漢刺史六百石郡守二千石然漢以規模為紀
綱亦善矣然呂氏之勢益橫而事皆關於房闈家之

紀綱安在哉高祖末年呂氏專權政由房闈恭顯之寵益盛而事皆
由於璫宦國之紀綱安在哉弘恭石顯至以宦官用
事盡逐蕭望之諸賢

邊陲之釁既開而夷狄幾擾中國天下之紀綱又安
在哉高祖北伐匈奴白登遭圍自後寇
雲中寇鴈門無日無夷狄之擾然幾危而安

幾仆而興者規模宏遠而尚有大綱之舉是故諸呂

之變一日掃除而無遺孽之尚存周勃入北軍誅呂

殊盡恭顯之專一日失勢而至祈死之不暇本傳夷

狄之強一日爭立而甘心來朝之恐後此漢大綱舉

而衆目未張之驗也宣帝單于爭立呼方唐之始興

也凌雲起舞春風和氣宮庭和穆也太宗置酒凌煙

舞作周典建官星羅碁布而朝廷整肅也唐依六府

衛置兵首重尾輕郡國聯屬也太宗置府衛在關守

唐以法令為紀綱亦粗矣然宮闈夫婦之間民無則

焉一傳而殲之武氏而諸李幾無遺育家之紀綱何

取哉高宗立武昭儀為后開元以後權在輔相姦臣

擅國蒙蔽中外而安史之禍成矣國之紀綱何取哉

楊國忠天寶中為相擅權專政安引戎亂華民不聊

生冠屨倒置而中國之禍慘矣天下之紀綱又何取

哉吐蕃寇然漢雖壞而復存唐一墜而莫救者蓋漢

之亂形在外唐之亂本在內耳是故漢之宮闈有釁

猶非其君之罪也唐人武韋之變是誰之咎歟漢之

姦佞擅朝猶非宰相為之也唐人燕薊之叛是誰為

之歟引戎亂華雖萌孽於漢末而夷夏貿亂在唐尤

甚是亂形不待見於衰世而釁端已成於太宗此唐

衆目張而大綱未舉之驗也洪惟藝祖仁義立國土

地不如漢戶口不如唐紀綱脩明與周比隆齊家治

漢張目未

唐法為紀綱

漢張目未

國平天下之道千載一日也周之思齊姜妊為萬世

賢后之則關雎風化為四方示儀之地我朝慈闈一

言載在金匱而社稷蒙福焉昭憲太后問太祖曰汝

上曰此皆祖考及太后餘慶也后曰不然政由柴氏

使幼兒主天下羣心不附故爾汝後當傳位汝弟上

普為普書藏之金匱趙戚里有過例繩國法而私謁

不行焉王繼勳殘暴太宗斬於洛陽市內言不在於

外私恩不在於公則一家之紀綱與周何如也周以

冢宰統六卿而官有繩聯之意以內庭屬外朝而近

習無竊政之弊我朝官莫重於三省而置給舍使小

大之相制柄然尊於樞府而統闈宦俾內外之相通

見給舍財用布中外而總三司使門三司吏治在州縣

而置監司則一國之紀綱與周何如也若夫天下之

勢則雖無周之封建而朝廷郡縣合為一體初無此

重彼輕之患雖無周之井田而賦入有經賑恤有廩

民生盛時未嘗見暴兵虐刑之慘則天下之勢其與

周畧相當也夫惟國家尊嚴凜然太阿之出匣天下

磐固屹然泰山之四維故雖天聖事由於簾帷未幾

景祐之間威權在人主天聖初明肅后同仁宗垂簾

公輔政事在大臣矣熙豐法變於小人未幾元祐之

初公道在廟堂正論在臺諫矣王安石呂惠卿熙寧

司馬公相靖康勢擾於夷狄未幾中興以來諸將奏

功酋虜送死矣中興本末其視周之末年天下不稟

王命者已半是又不及吾宋之治勢則我藝祖肇造之規模漢不及也唐不及也雖周亦不及也為子若孫者烏可一日不守維持之具哉嗚呼寬仁能使其國之常存而不能使國之常強強權勢能使其國之常強而不能使國之常治扶持寬仁之過而振救權勢之偏者紀綱也我國家不敢恃寬仁以得天不敢恃權勢以制人而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以為億萬年不窮之用賴有此具爾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愚有望於今日

中興功業

愚嘗拜觀紹興之詔曰小雅盡廢宣王復周炎正中

微光武隆漢此我高宗遠慕周漢中興之功也紹興

紹興

德音曰聖人受命以宅中莫大邦圖之繼王者體元而居正盡新年紀之頌又曰小雅盡廢宣王嗣復於宗周炎正中微然嘗論之自古中興之功有二曰

宣平外

平外寇也夷內難也宣王當小雅陵遲之餘外夷交侵四海鼎沸於是起而任征伐之責薄伐玁狁至于

太原則北伐詩也蠢爾蠻荆大邦為讎則南征詩也

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平淮夷也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平徐方也然宣王所平者外寇而內難無有也並詩

光武處大盜竊弄之後群雄雲集九縣飈回於是起

而任驅除之勞一駕而平尋邑再駕而誅銅馬北顧

而大槍戮西眇而隗囂縛王郎赤眉之寇甫定於前

朱鮪更始之盜繼清於後然光武之功不過夷內難而外寇無有也今也蠻夷猾夏莫盛於高宗寇賊姦究亦莫甚於高宗我高宗以身當之皇威一伸風飛雷厲天戈所指乾清坤夷盛矣哉噫不遇天下之至難無以知天下之大功此中興之詔所以稱於周漢者皆兼夷內難平外寇之功也自今觀之金山之後虜舟鼓噪而進也兩道夾出兀朮哀降非江上之偉績歟中興本末建炎四年兀朮回至鎮江韓世忠駐揚子江焦金山之後海船百餘艘進金山下命工鍛鐵為長纜貫以大繩平旦虜擁千船噪而前世忠遂分海船為兩道出其背每繩一纜則曳一舟而入虜不得渡虜敗兀朮竊載以逃和尚原之後虜騎掃國而來也一矢斂羽兀朮幾殲非全蜀之大功歟初兀朮紹興元年

河東地誘致其來兀朮造浮橋於鳳翔府之和尚原先處是後也兀朮往返萬里始末二年其眾損者過半兀朮有從馬數百至是僅留其六於是北歸燕山維揚之戰彼謂天下無復

國家有雨雪助靈天喪其魄焉同上紹興四年韓世

鎮勒精兵為五陣設伏兵二十餘處兀朮勒精兵趨江口世忠鳴鼓伏者四出皆旗與虜旗雜虜兵亂我兵各持長矛上鏃人胷下稍馬足虜人馬俱死遂擒李重捷也十二月虜衆屯於後塹雨雪乏糧又聞其主晟病篤仙關之戰彼謂天下無復國家有地名殺

金天相其後焉同上紹興四年兀朮撤離馬大入仙

揚政言於玠曰此地為蜀閬塞死不可失且地名亦善破之必矣三月虜攻壘益急玠命麟領射士射之連戰皆捷是後也虜自兀帥以下皆令持弩而來既不得入則還據鳳翔不敢動矣其戰順昌也刀斧交馳狂虜魄喪是役也欲自燕以南而棄之

其孰使之然哉

同上紹興十年虜衆圍順昌劉錡敗

皆死闖入虜陳中所以刀斧至有奮手挫之與俱墜

于濠者虜衆大敗與兀術戰於蒙城縣殺其將何李

朵董孛朝延詔書不許深入岳飛遂班師而所取州

縣旋復失之奉使洪皓時在燕京密奏虜欲捐燕以

南土師退自其戰拓臯也麾兵一呼虜勢狼狽是役

失其會也

也捷凱疊奏蓋軍興以來所未有又豈偶然之故哉

繫年錄楊沂中劉錡王德田師中張子蓋及金人戰

于拓臯鎮敗之前一日錡至拓臯虜將以鐵騎夾道

而陳德曰賊兩隅皆勁騎吾先破之乃與師中麾兵

薄其右隅虜陳動德乘勢大呼諸軍皆鼓噪金人大

敗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岳飛揚沂中劉錡捷劉猷之

書繼至自軍興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也

犯金陵也群酋並進吹唇沸地楊將軍一鼓破之

繫

錄劉猷犯建康揚沂中與統制官吳錫以勁騎五千

突其軍賊衆大敗猷抵李諤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

當果揚敵前也即遁去孔彥舟亦引去

冒聞猷敗遁去孔彥舟亦引去

逆亮之寇江上也旌

旗相望投鞭斷流諸大將諸酋殲之我高宗平外寇

之難也如此其視周宣何如哉

同亮金主亮袍所乘

馬金甲兵號百萬糧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遠近大

震我軍用海鯨船迎擊之諸將並進亮為衆酋所弑

方苗劉之中變蓋腹心之患也勤王之師一至而洗

日之功隨奏蓋不啻拉朽也

中興本木建炎三年御

副統制劉正彥見王淵擢用且乘有外患遂圖不軌

執淵殺之所殺內侍數十人乞隆祐太后聽政請上

為太上帝赦書至江寧呂順旦見張俊等於張俊備而

世約共起兵謝嚮徽服至平旦見張俊等令嚴備而

緩進以兵由海道至平江俊曰投鼠忌器不可急也

世忠以兵由海道至平江俊曰投鼠忌器不可急也

遣馮輔甘言誘賊矣勤王之師五萬發平江二虎懼

朱勝非請復辟遣其弟綱擊勤王之師綱敗二虎開

湧金門去世忠追

方逆豫之外竊蓋身臂之疾也勁

騎之兵一出而三道之寇隨潰蓋不啻射癰也

本中未

本中未

本中未

本中未

本中未

本中未

本中未

本中未

本中未

本中未

本中未

本中未

建炎二年濟南府守臣劉豫為虜所圍粘罕遣人

豫以利亞豫即詣軍前通款四年虜立豫於北京國號

大齊紹興四年遣其子麟姪引金虜分道入寇紹

興五年賊眾十萬次豪壽之間張俊拒之俊遣揚沂

中悉眾以出大破其眾猥敗遁去麟聞猥敗亦望風

潰金虜遣使問豫罪豫懼免猥為庶人七年虜廢豫

李成擾亂我淮甸其鋒未易破也乃命張俊而巢穴

遂掃焉建炎元年雄州歸信縣弓手李成數寇兩淮

數萬來犯揚沂中語俊曰被衆我范汝為動搖我全

寡當以奇勝前後夾擊大破之

閩其勢未易拔也乃命世忠而蠻觸遂清焉建炎四

民范汝為反韓世忠將兵趨建州賊於山南路植巨

木為鹿角及設陷馬坑以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

以鼓由山路徑達鳳皇山結出賊背汝為震怖張遇

跋扈呂頤浩單騎下之等語一本未建炎二年有張遇

安之猶縱兵劫掠乃詔呂頤浩圖之頤浩單騎劉忠

自入賊管遇等出迎惟劉忠不至乃斷其足

陸梁韓世忠軍破之者自黥其額號花面獸據潭

平之白綿山韓世忠入湖南楊公受給於岳飛曹成受

餌於李綱而武陵廣右之境始平建炎四年鼎州武

左道惑衆孔彥舟捕鍾相檻送行在揚公聚衆數萬

強盜太年幼楚人謂幼為公故曰揚公岳飛分佈遠近

據江湖以爲巢穴有周倫揚欽夏誠劉衡分十萬至

岳飛使任士安為賊餌先揚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

矣及是止見士安等軍賊併力拒之飛伏大兵四合

敗之揚公赴水死又紹興二年劉賊曹成自賀州

赴揚州湖廣宣撫李綱遣使臣諭之成桑仲送死於

霍明范瑗殺身於劉子羽而隨郢京東之民始安我

高宗之夷內難之難也如此其視光武又如何哉紹

二年鄧隨郢鎮撫使桑仲與其下謀再攻金房霍明

獨不從日朝廷既招安我輩無事且已仲怒自馳至

郢州起軍明即擒而殺之以仲再反聞於朝又建

炎二年初金虜寇京東命平寇前將軍范瑗

領兵轉入江西引兵赴闕上命張俊召瓊赴其難

其功倍錙鑄石鼓之詩勒浯溪之碑不足以形容萬

一除兇報千古雪恥酬百王愚請誦此以贊

慶曆人材

衆賢之進如茅斯拔此徂徠之頌也石介作聖德詩

年三月云云維明道初天地嘉吉云云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新除諫官

朝野相歡此蔡襄之詩也慶曆初除歐公王素余靖

除三諫官紛然朝野盡相歡嗟夫於維慶曆君子道上聞之亦除蔡襄為諫官

秦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深矣哉仁宗善養之仁也蓋

自五閏彫陋人物骯髒草茅岩穴韜光晦迹此正六

陰之極我宋龍興士類奮起科目網羅縉紳推輓此

正一陽之萌三聖相承日加培植至於仁廟項背相

望乃六陽之盛也然乾興之初私論猶勝丁謂之魄

已息而欽若之脉猶存乾興初丁謂移逐馮拯之猶

方去而利用之蔓復滋乾興初羅馮拯為相是時也

人才雖進而未伸天聖之間黨論方熾伏閣之爭此

雖公論如夷簡之斥逐何明道二年郭皇后見疎范

贊其言仲淹孔道輔孫祖德將堂郭勸馬絳段少連

逐道貽書之責此雖盛事如若訥之不肖何是時也

人才雖伸而未盛司諫高若訥言仲淹貶職臣不敢

能辨仲淹非辜恐中外聞之天子以意遷逐賢人所

賢一不肖詩四賢指仲淹迨天地嘉吉善類吐氣誦

靖洙修不肖詩四賢指仲淹迨天地嘉吉善類吐氣誦

石介之詩詠蔡襄之句而後知人材之川涌雲集矣

自今觀之可屬大事重厚如勃非溢美也受遺輔政

有始有卒與韓公協力者有曾公焉石介詩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可

屬天事重厚如勃又曾公亮謹畏周密內億萬維

生公手撫摩非誇詞也中庭拜麻相慶相賀與富

公齊名者有潞公焉蘇公頌富鄭公曰北至燕然南

又長編文彥博與富弼同拜麻是日士夫以得人此

宰相之德望也契丹入使稱嘆得人則德用其人宗仁

朝王德用再入樞府為使是時富弼偕契丹使來德

謂得元昊納款士夫交賀則仲淹其人慶曆初元昊

賀曰上用韓范非惟社稷之幸乃天下生民之幸忠

純可紀玉音稱賞非薛奎乎事畧忠鯁自任戚晚側

目非宗道乎此參樞之節槩也拾遺錄魯宗道為參

魚頭公貴叩銀大呼不曰忤旨孔道輔范仲淹等伏

呼叩榻論事不曰沽名慶曆聖德詩惟脩惟靖立朝

相之後含忠履潔昔臺諫之風采可想也椒房之冊

翰林不進乃以誥進死怒抵于地曰何學士敢輕人

遂落職招提之記學士不草翰苑之節操可敬也林翰

學士蔡齊知河南府羅崇勳趣上脩崇德寺記曰參

知政事可得也齊遲其記不上崇勳怒譏於太后命

齊出守魯宗道固留之不能得敕出唐介何剡封還

家塾記嘉祐五年唐介知荊州敕過門下知封駁事

何剡封還之言介為諫官有補朝廷不當出詔介復

忠鯁

節操

臺諫

參樞

燕相

其凜凜也揚懷敏除副都知制誥胡宿不草制封

有此故事還詞頭上意解以言其邊帥則黑王相公

見者驚心王德用狀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邊夷君長

虜常呼其名小范老子聞之破膽范仲淹帥陝西軍

一驚破膽聞以言其郡守則一琴自隨成都清節趙

守蜀惟以隨一一硯不持端溪美政包拯守端州舊守

不持一硯數足以言其縣令則宦寺索牛以理拒之吳

知襄城縣宗室宦官上冢或夜衛士縱馬以法杖之

范純仁知襄邑縣民有訴衛而杖之著之於國史班班可紀

噫盛哉雖然生聖明之世負君子之名砥節礪行分

所當然猶未見其盛也若夫陳執中本俗吏也首薦

吳育代居揆席君子賢之况不為執中乎錄公曰陳

吏能薦其孔宗旦本酷吏也叱罵蠻僕其死如飴識

者稱之况不為宗旦乎仁宗時微智高執孔宗旦欲

被害宗旦始官京東與李道徐尚同等四人猗歟休

哉士君子而為此未足為人材之盛鄙夫庸人而若

此深足為慶也噫豐邑之仁數世用之慶曆人材不

特用於一時而復見於異日嗚呼遠矣哉治平之初

主少國疑之時矣當時天下悻悻呼吸之間有雷有

風有存有亡而韓魏屹然中立親扶日轂垂紳摺笏

神閑氣定而天下不敢言不敢議韓公本慶曆之碩

輔也言行錄熙豐之際陽消陰長之時矣新法之行

陳執中薦吳育

碩輔慶曆

蘇嘉名賢

趨者瀾倒同已者進異議者斥而蘇公諸人首立赤
幟臺府論列至為一空而小人終知公論之不可磨

蘇公本嘉祐之名賢也蘇軾嘉祐中登第至熙寧間王安石行新法蘇公力攻其

非時文彥博韓琦司馬呂公著諸賢交口論列皆斥去臺府至為一空元祐之初改絃

易轍之時矣程范二公慮有朋黨章呂小人窺伺間

隙而温公奮然任然不暇他恤拯溺救焚而天下知

太平之有日温公本嘉祐之諫官也書曰罔俾阿衡

專美有商愚甚拳拳於今之士君子

元祐人材

觀古靈之薦藁而後知元祐人材之賢長編熙寧九年哲宗初即

韓維古靈陳襄薦司馬公而下三經三蘇人章藁司馬光

孫覺李常范純仁可充侍從蘇軾曾鞏可備文翰孫

洙進擢脩注王存顧臨可屬危難林希可以編撰李

師中可當邊帥傳堯俞有諫諍之風胡宗愈文醇行

修劉摯置之文館虞太熙可充堊閣程顥可備風憲

劉軾薛昌朝當置堊閣張載學行脩明蘇轍學與文

稱軾靜厚過之孔文仲性醇行粹吳育端良質實吳

恕器識深純林英有才行孫奕士行林觀文德之

旦力行鄒何操履唐炯才翰鄭俠敢言觀文德之

黨碑而後知元祐人才之盛紹聖間元祐黨籍自司

碑又劉元城口元祐黨是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祖宗

之培植也深矣蓋自太宗設三館而已示作成之意

紹興十一年上謂宰執曰人才須素養太宗置仁宗

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廟人才畢出為國名臣仁宗

太宗設三館仁宗

温公嘉祐

科設仁宗

政長天地涵育雨露洗濯碩德名公霧滂雲集流而
為數世之仁者此也然新法一唱正人繼逐而入材

隆年豐

沮於貶竄間新法一行士心日變而人材壞於胎卵
中世道荆棘天下茅葦嶺隅海表落落如晨星之相
望所幸碩果不食陰剝陽復而士之元氣復春美元
祐天子磨洗舊習二三大臣極力推轂駸駸乎慶曆
之盛噫偉哉方元豐之八年也召呂公著於揚元豐
揚州召呂公著乘傳赴闕召司馬光於陳元豐八年
召還言脩身二老來歸衆正相慶孫覺之方正李常
治心之要

清之有守劉摯之資性端厚王巖叟之素有才氣則
呂公所薦也可元豐八年呂公著薦孫覺方正有學識
可充諫官或戶部侍郎使議青苗等法李常清有守
可備御史中丞劉摯資性端厚可充侍御史蘇轍上
嚴叟並有才氣可充趙彥若之博學唐淑問之難進
諫官或言事御史

則司馬公所薦也元豐八年呂公著薦孫覺方正有學識
則司馬公所薦也忠剛直始終不變趙彥若博學有
父風內行脩飾傳堯俞清立安滯淹歲久范純仁臨
事明敏不畏強禦唐淑問行已有恥難進易退范祖
禹溫良端厚脩身無缺此六人節操潔正雖不敢遽
言大任若使之或處臺諫或侍講讀必有裨益自餘
如呂大防王存李常孫覺胡宗愈韓宗道梁燾趙君
錫王巖叟晏安止范純禮蘇軾蘇轍朱光庭或以行
義或以文學伏望紀其至元祐之元年也詔文公彥
姓名各隨器能任使

隆年祐

博則有副我虛宁之語元祐二年元祐元年詔文
功在天下注想元老渴見儀刑宜疾其驅副我虛召
寧詔書到日可肩輿赴闕時授太師平章軍國事言
范公鎮則有為我強起之詞元祐元年范鎮詔曰
非敢以事諉也苟得黃髮之叟皤然在位則朝廷尊
嚴姦宄消伏卿雖篤老乃心王室母憚數命之勞以
副中外之望又降詔曰西伯善養二老來鮮于侁
歸漢室卑詞四人入侍為我強起母或憚勞鮮于侁

歸漢室卑詞四人入侍為我強起母或憚勞鮮于侁

梁燾則任左右諫議大夫元祐元年鮮于先為右諫議朱

光庭王覲則任左右司諫元祐元年朱光庭為左諫

垣之有人也張舜民黃庭堅則擢校理張耒晁補之

則擢正字館職之有人也趙挺之並為集賢校理孫

復梅顯張舜民並為秘閣校理張耒晁補之劉安世

李昭玘張察並為正字畢仲游等十二人並以學士

院召試也李常之拜戶部則天下知朝廷不忍於征利

元祐元年吏部侍郎李常為戶部尚書用蘇軾之除

文士掌邦計則天下知朝廷非急於征利蘇軾為翰林學

翰學則出於先朝之眷愛元祐元年蘇軾為翰林學

謂卿奇材今范祖禹之為侍講則為講官之第一元祐

侍講時祖禹在經筵色和氣柔為講官第一程伊川

之性學高明則任校書元祐元年程順蘇轍之操守

端方則任起居見上庶職皆有人也明年則丁隲以

不附新法而擢正言元祐元年丁隲為右正言自行

幾二十年陳師道以名公交薦而擢掌教徐州布衣

人各稱之陳師道為亳州司戶克徐州教授先是蘇軾傳堯俞

陳師道為亳州司戶克徐州教授先是蘇軾傳堯俞

孫覺言師道文詞高古度越流輩安貧守道若將終

是身故有彭汝礪亦以眾賢爭稱而擢舍人見下又明

年則呂大防范純仁為僕射元祐三年四月呂公著

射范純仁豐稷趙屺為臺諫王願奢修為左司諫論荆

為右僕射豐稷趙屺為臺諫王願奢修為左司諫論荆

元祐二年除擢

元祐三年除擢

元祐四年除擢

元祐元年

元祐二年

元祐三年

元祐四年

元祐五年

見上

見下

元祐元年

元祐二年

元祐三年

元祐四年

元祐五年

元祐六年

元祐七年

元祐八年

元祐九年

元祐十年

隆 奉 君

范祖禹屢薦韓維可居經筵趙君錫孝行鄭穆純正

鄭雍端潔時經祖禹四劄薦韓維可居經筵蘇頌可

英宗實錄士夫所共知鄭穆館閣老儒操履六年則

楊康國賈易姚勔列居風憲而言路愈振六年楊康

諫賈易為侍御史安世為七年則顧臨孔武仲呂希

哲呂大臨錯列朝著而朝綱日正七年顧臨為侍讀

便四月范祖禹言孔武仲學問該博呂希哲呂公著

防之弟脩身好學如古人呂純仁茲數年間朝廷清

明居廟堂者屹然泰山之具瞻任言職者凜若秋霜

之在望也氣和色柔君德日長無愧於翠幄之任論

駁封還小人冰覲無歉於青瑣之寄六部繩聯而無

事之不舉庶府星布而無弊之不革外而州縣之小

吏微而管庫之末任皆師師然有羔羊之風豈不盛

歟然君子所惜者諸賢彈冠之秋熙豐小人投閑置

散其乘間俟隙有日矣元祐諸公操戈大甚反起異

日朋黨之禍戲薄之語亦小忿也主正叔者攻子瞻

主子瞻者攻正叔呂陶言明堂賀赦訖兩省官欲弔

不歌或曰子言哭則不歌不言歌則不哭子瞻戲正

叔曰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禮也眾大笑結寃之

始也此吏額之爭初無他意也而主微仲者攻莘老

主莘老者攻微仲劉摯字莘老為中書侍郎初議不

合已而擊門下侍郎及臺諫共攻大防語他人曰使

交構其間謂大防與摯有隙造為朋黨之論摯語大

畜 賢 聖

隆 奉 君

引避大防曰行有請矣擊乞出外防辭位不許及
擊遷右僕射與大防同列未滿歲言者爭擊之擊尋
罷朋黨之論遂不可不知今日之相攻正為攻我者
破其本自吏額始
之資鷓蚌相持漁者之利諸君子獨不念及此耶噫
元祐而為紹聖君子方惜其天意之剝紹聖而為建
紹君子又喜其天意之復

新筴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三

集

程